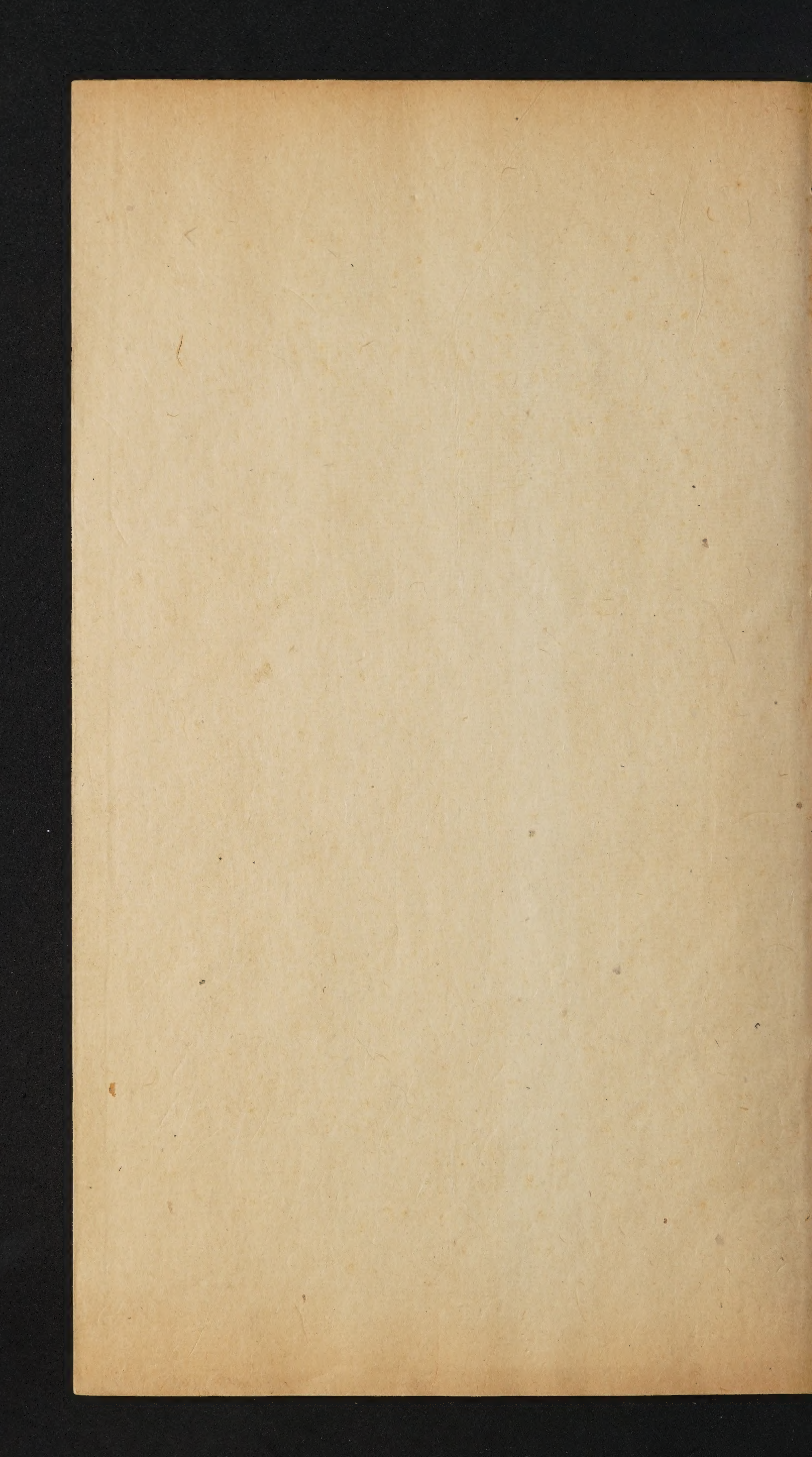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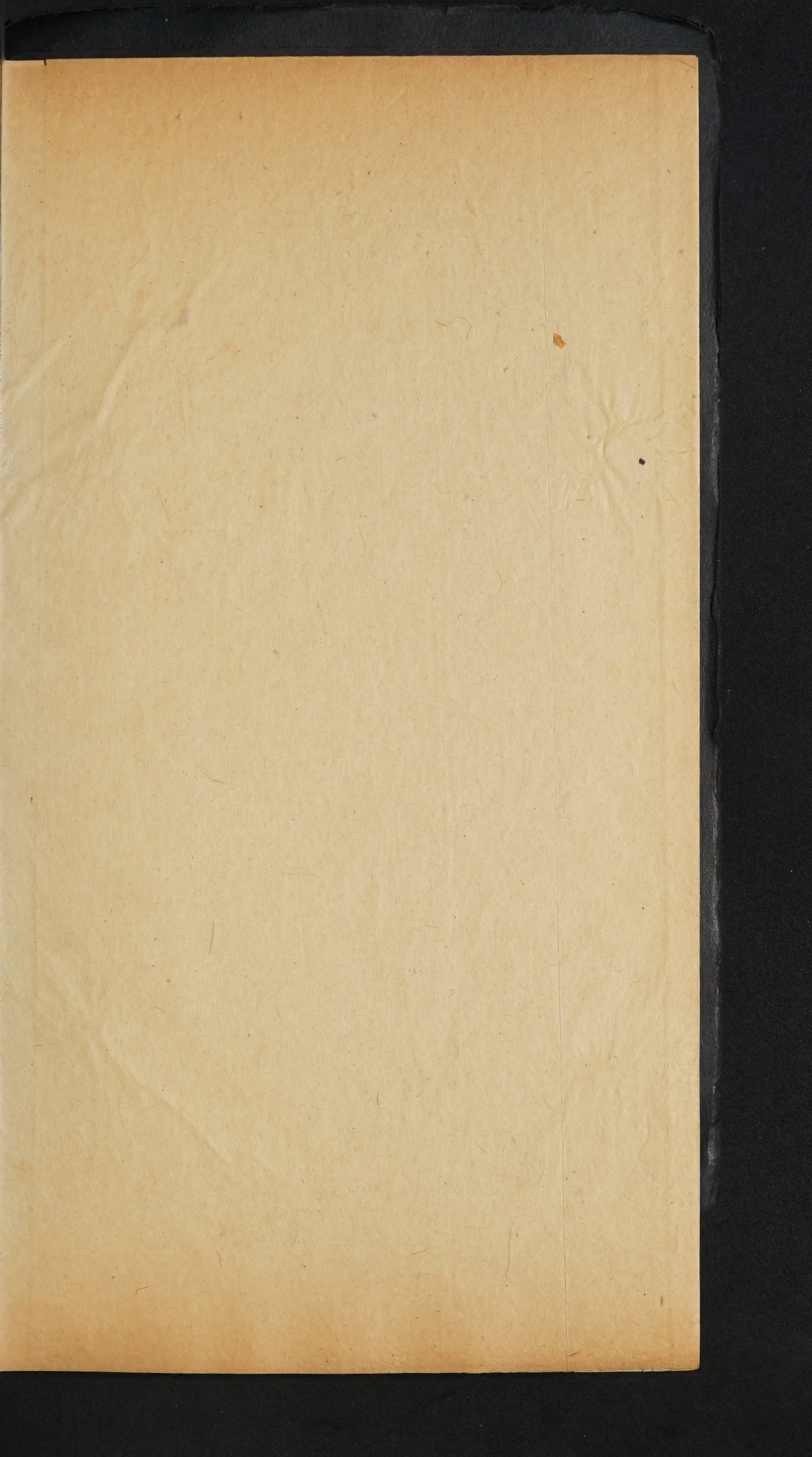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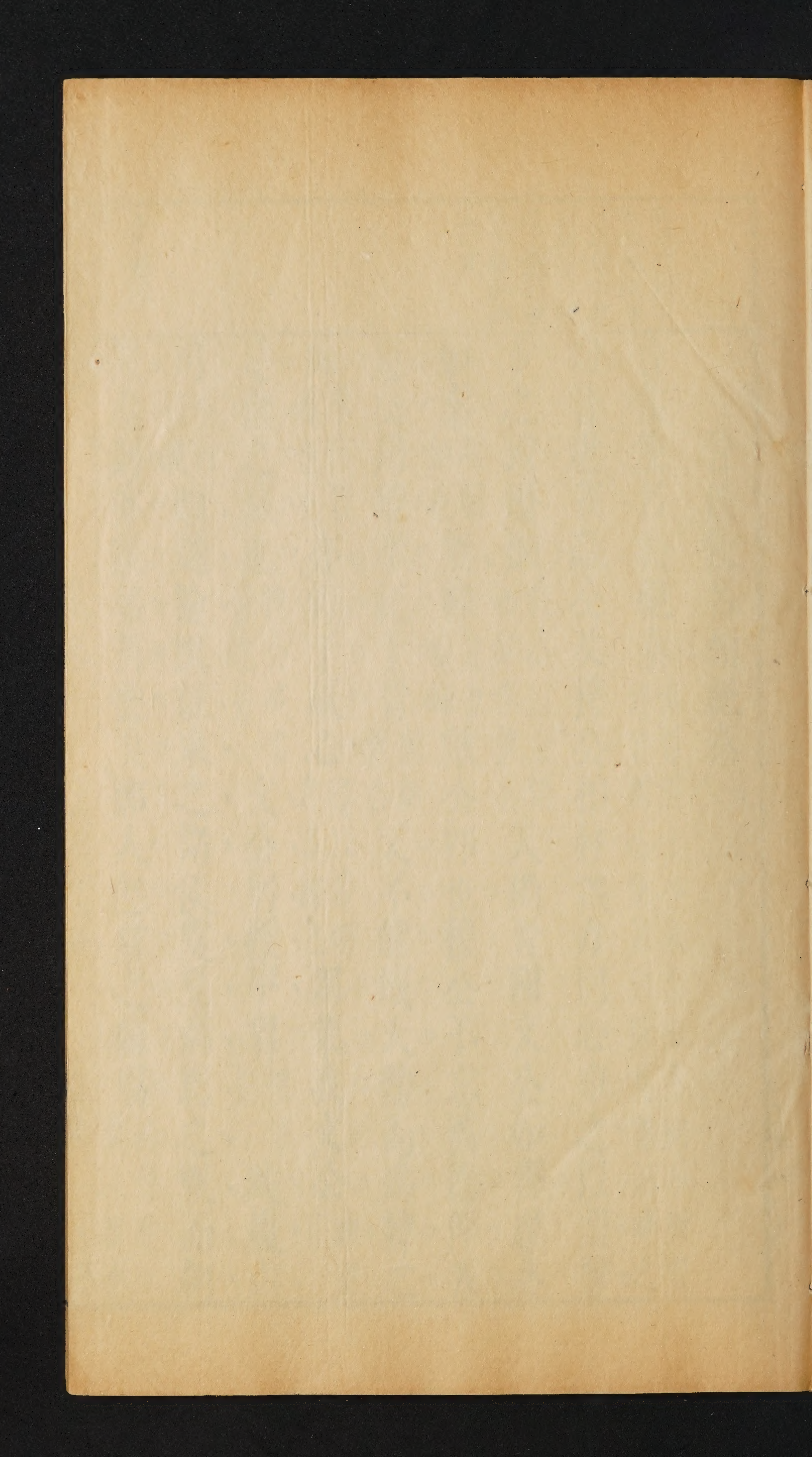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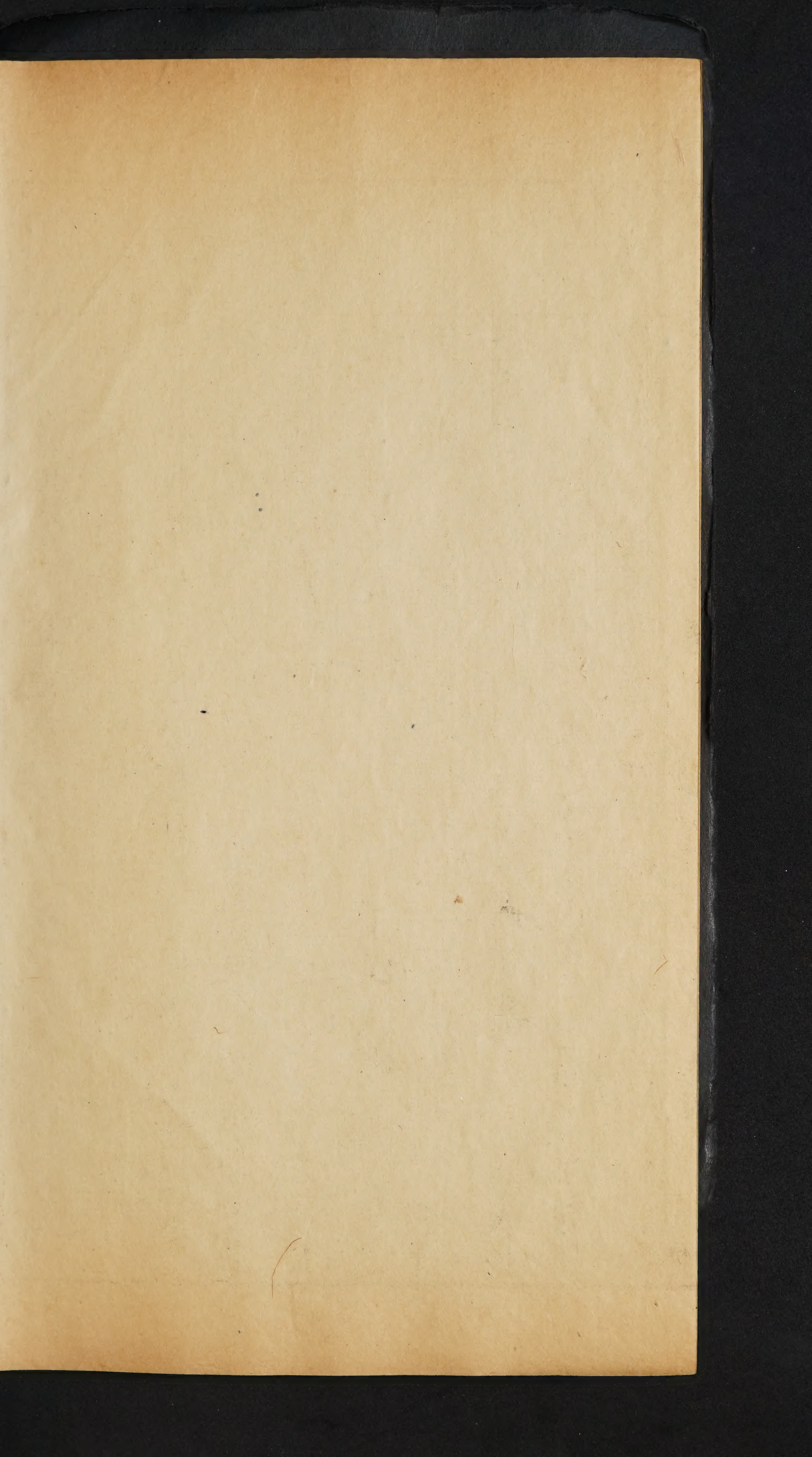










自曰昔以下皆呂相述晉侯之意中之以盟誓一句是主後而數盟字脉脉與此相貫

古色蒼然

晉侯使呂相絕秦　成公十三年

晉侯使呂相絕秦。秦晉盟于令狐秦桓公歸而叛盟故晉厲公使呂相數其罪而絕之曰。昔逮我獻公及穆公相好。戮力同心。申之以盟誓。重之以婚姻。獻公以女伯姬嫁秦穆公天禍晉國。文公如齊。惠公如秦。避驪姬也無祿。晉無福祿獻公卽世。穆公不忘舊德。俾我惠公用能奉祀于晉。秦納惠公又不能成大勳。而為韓之師。秦伐晉獲惠公亦悔于厥心。尋以呂甥之言歸之用集我文公。納重耳是穆之成也。穆公成安文公晉之功文公躬擐甲胄。擐音患跋履山川。草行曰跋踰越險阻。征東之諸侯。虞夏商周之胤。而朝諸秦。則亦既報舊德矣。鄭人怒君之疆埸。埸音亦鄭人伐秦

晉自以鄭二于楚而與秦圍之鄭實未嘗侵秦也當時初無有欲致死于秦者

疊用字法工絕

述己之功過為崇護數秦之罪曲加誣證

數陳爛然句法新整

我文公帥諸侯及秦圍鄭秦大夫不詢于我寡君擅及鄭盟燭之武言于秦伯與盟不敢斥言故云秦大夫諸侯疾之將致命于秦怒其擅盟文公恐懼綏靜諸侯秦師克還無害則是我有大造于西也無祿文公即世穆為不弔蔑死我君寡我襄公迭侵我殽地奸絕我好伐我保城殄滅我費滑費音秘滑國都于費秦襲鄭無功乃滅滑而還散離我兄弟滑晉同姓撓亂我同盟謂鄭傾覆我國家我襄公未忘君之舊勳而懼社稷之隕是以有殽之師晉敗秦于殽猶願赦罪于穆公穆公弗聽而即楚謀我使鬬克歸楚求成天誘其衷成王隕命商臣弒之穆公是以不克逞志于我穆襄即世文六年秦

公子雍之來晉實召之非秦罪

以上有殽之師令狐之役河曲之戰輔氏之聚不用重文古人爲文亦有法耳

君亦不惠稱盟應前意又起下意

穆晉襄皆卒康靈即位康公我之自出晉外甥又欲闕翦我公室納公子雍傾覆我社稷帥我蝨賊以來蕩搖我邊疆謂秦納雍猶蝨之食禾稼我是以有令狐之役晉敗秦于令狐康猶不悛入我河曲伐我涑川俘我王官翦我羈馬河曲涑川王官羈馬皆晉地我是以有河曲之戰東道之不通則是康公絕我好也及君之嗣也我君景公引領西望曰庶撫我乎君亦不惠稱盟不肯惠然共盟利吾有狄難晉滅赤狄時入我河縣焚我箕郜河箕郜晉三邑芟夷我農功虔劉我邊陲我是以有輔氏之聚晉聚衆拒秦于輔氏君亦悔禍之延而欲徼福于先君獻穆使伯車來命我景公曰吾與女同好

舊德應上不忘舊德既報舊德舊勳應上未忘君之舊勳

令狐之會背棄盟誓此句是主其之師之役之戰之聚俱是賓

此不穀乃楚共王告晉自稱言我見秦之無成德是用宣布秦人之言于辞以警戒報德不一之

棄惡復修舊德以追念前勳言誓未就景公即世我寡君是以有令狐之會（晉厲公立與秦桓公將會于令狐秦伯不肯涉河使史顆盟晉侯于河東郤犨盟秦伯于河西）君又不祥背棄盟誓（秦伯歸卽背成）白狄及君同州（狄與秦俱在雍州）君之仇讐而我之婚姻也君來賜命曰吾與女伐狄寡君不敢顧婚姻畏君之威而受命于吏君有二心于狄曰晉將伐女狄應且憎（雖應秦命心實憎其無信）是用告我（以秦之二心來告晉）楚人惡君之二三其德也亦來告我曰秦背令狐之盟而來求盟于我昭告昊天上帝秦三公（穆康共）楚三王（成穆莊）曰余雖與晉出入余唯利是視不穀惡其無成德是用宣之以懲

詞不迫切而意獨至音節鏗然

不一。上述楚共來告之辭諸侯備聞此言斯是用痛心疾首暱就寡人來親晉寡人帥以聽命唯好是求君若惠顧諸侯矜哀寡人而賜之盟則寡人之願也其承寧諸侯以退承君之意以安靖諸侯豈敢徼亂君若不施大惠寡人不佞其不能以諸侯退矣敢盡布之執事俾執事實圖利之。酌度其利害或和或戰

丘濬曰權詐相傾秦晉故智本無專直但此篇旁引曲証錯落縱橫如萬馬馳驅而不失銜勒三軍決驟而各中紀律一闔一闢乍放乍收亦文之最奇者

張以忠曰詞章峻整尤極奇宕文法之妙莫踰此篇

或者其君實甚一句激而實婉

句法蒼而詞有色澤以天字爲主足以儆君

前連下數箇如字此連下數箇有字句法長短相間

師曠論衛人出君 襄公十四年

師曠侍于晉侯悼 晉侯曰衛人出其君獻公爲孫林父甯殖所逐不亦甚乎對曰或者其君實甚良君將賞善而刑淫養民如子蓋之如天容之如地民奉其君愛之如父母仰之如日月敬之如神明畏之如雷霆其可出乎夫君神之主而民之望也若困民之主匱神之祀百姓絕望社稷無主將安用之弗去何爲天生民而立之君使司牧之勿使失性有君而爲之貳卿佐使司保之勿使過度是故天子有公諸侯有卿卿置側室支子之官大夫有貳宗宗子之副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皁隸牧圉

皆有親暱以相輔佐也善則賞之過則匡之患則救之失則革之自王以下各有父兄子弟以補察其政史爲書（君舉則書）瞽爲詩（諷刺）工誦箴諫大夫規誨士傳言（傳告大夫）庶人謗（誹謗君過）商旅于市（旅陳也陳其貨物以示時所貴尚）百工獻藝（以喻政事）故夏書曰遒人以木鐸徇于路官司相規工執藝事以諫正月孟春于是乎有之（有遒人徇路之事）諫失常也天之愛民甚矣豈其使一人肆于民上以從其淫而棄天地之性必不然矣

孫應鰲曰此與里革成公之對異語同心而此又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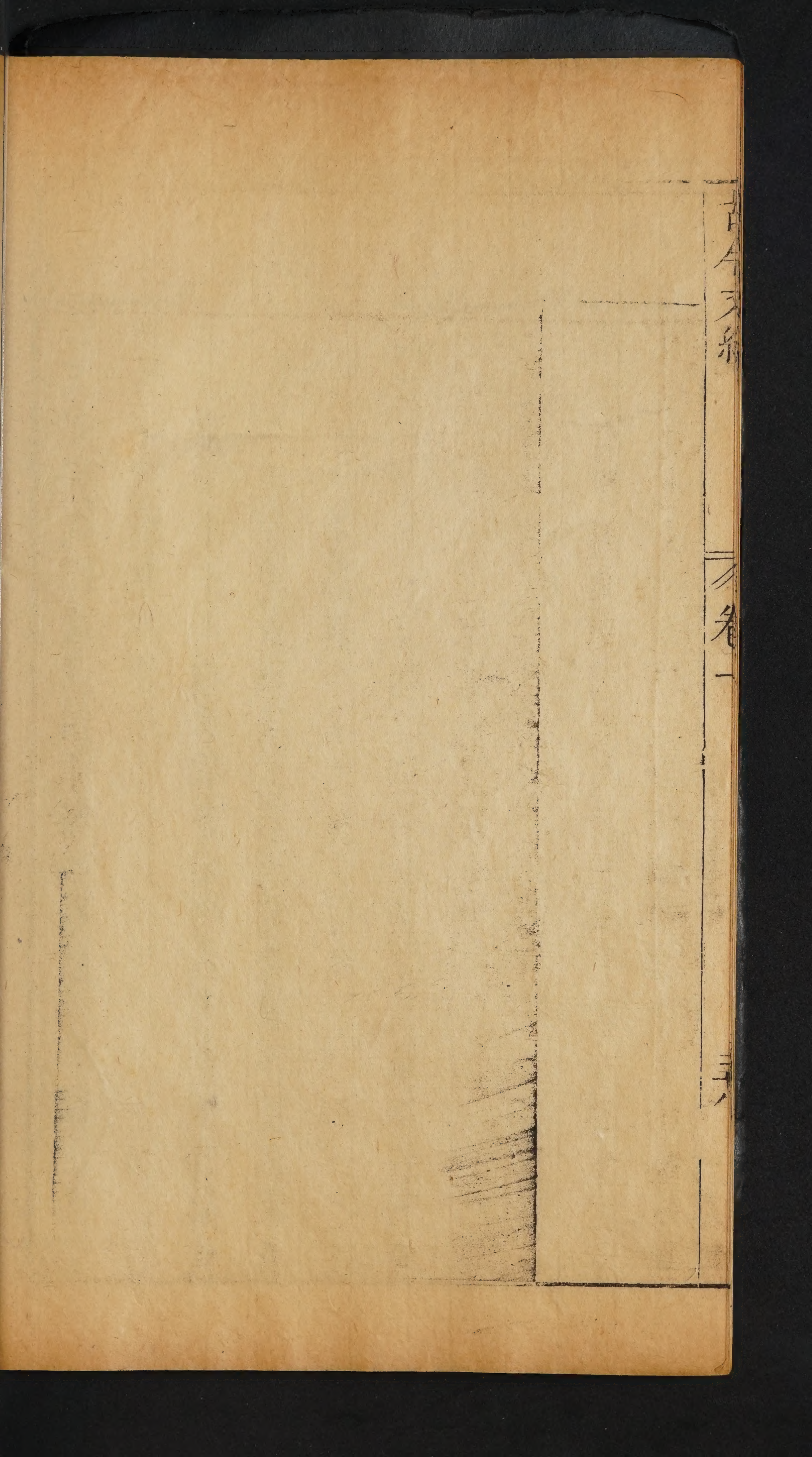
豁切作

錯而成章因夏書中有遒人官師之事故生出史書瞽詩許多議論後直以夏書來實證他此最是作文機括處

倒句

天之愛民數語極精當且照應前立君之意

穆文熙曰天之愛民以下語極精微明君聞此必當
惕然感悟
張以忠曰君制其國臣敢奸之衛人之罪不容逭矣
乃其實繇君自召師曠此論深切著明足
箴宸扆



子產與范宣子論重幣 襄公二十四年

此古人通書之始看他口氣全似聖賢

二句一篇綱領下文歷提賄字令名字正申此意

夫諸侯之賄一段申應非無賄之患

夫令名一段申應無令名之難

范宣子爲政諸侯之幣重鄭人病之二月鄭伯如晉子產寓書于子西以告宣子曰子爲晉國四鄰諸侯不聞令德而聞重幣僑也惑之僑聞君子長國家者非無賄之患而無令名之難夫諸侯之賄聚于公室則諸侯貳若吾子賴之則晉國貳諸侯貳則晉國壞晉國貳則子之家壞何沒沒也將焉用賄夫令名德之輿也名須令德以遠聞德國家之基也有基無壞無亦是務乎有德則樂樂則能久詩云樂只君子邦家之基詩小雅言君子樂美其道爲邦家之基所以濟令德有令德也夫上帝臨女無

生我浚我之論關係世教仁人之言
象有齒二句復申所以不恩賄而患名意
此喻只兩句收拾何等鄭重即千萬言不及

貳爾心有令名也夫詩大雅言武王爲天所臨不敢懷貳心所以濟令名恕思以明德則令名載而行之是以遠至邇安毋寧使人謂子子實生我而謂子浚我以生乎象有齒以焚其身賄也宜子說乃輕幣

王鏊曰此書四五轉摺先後照應一節妙于一節

穆文熙曰子產論重幣章利害曉然貪夫動色其有德則樂樂則久象有齒焚身皆精語也有味哉

張以忠曰反覆譬曉卓然名論

聲子請復椒舉　襄公二十六年

大抵國家有材不用卫欲罪之賢才豈肯俛首豈非以利劒授人而已當其鋒者耶可爲鑒戒

數語甚精峭句法妙

初楚伍參與蔡太師子朝友其子伍舉與聲子相善也（聲子子朝之子伍舉子胥祖父椒舉也）伍舉娶于王子牟王子牟爲申公而亡（獲罪出奔）楚人曰伍舉實送之伍舉奔鄭將遂奔晉聲子將如晉遇之于鄭郊班荆相與食而言復故（班布也布荆坐地共議歸楚事以世交也）聲子曰子行也吾必復子及宋向戌將平晉楚聲子通使于晉還如楚令尹子木與之語問晉故焉（故事）且曰晉大夫與楚孰賢對曰晉卿不如楚其大夫則賢皆卿材也如杞梓皮革自楚往也雖楚有材晉實用之（言楚亡臣多在晉）子木曰夫獨無

善爲國者以下歷爲指陳以見楚多淫刑

族姻乎夫謂晉對曰雖有而用楚材實多歸生聞之歸生善爲國者聲子名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若不幸而過寧僭無濫與其失善寧其利淫無善人則國從之從之亡也詩曰人之云亡邦國殄瘁無善人之謂也詩大雅殄盡也瘁病也故夏書曰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懼失善也商頌有之曰不僭不濫不敢怠皇命于下國封建厥福此湯所以獲天福也古之治民者勸賞而畏刑樂行賞而憚用刑恤民不倦賞以春夏刑以秋冬順天時是以將賞爲之加膳加膳則飫賜飫饜也酒食賜下無不饜足所以加膳也此以知其勸賞也將刑爲之

四大股整而鍊　析公雍子子靈苗賁皇凡四大枝正見楚多淫刑大夫逃死于四方而爲之謀主豈非楚國有材晉實用之

不舉不舉則徹樂（不舉盛饌）此以知其畏刑也夙興夜寐朝夕臨政此以知其恤民也三者禮之大節也有禮無敗今楚多淫刑其大夫逃死于四方而爲之謀主以害楚國不可救療所謂不能也（療治也所謂楚人不能用其材也）子儀之亂析公奔晉（在文十四年）晉人置諸戎車之殿以爲謀主（殿後軍）繞角之役晉將遁矣析公曰楚師輕窕易震蕩也若多鼓鈞聲以夜軍之（鈞同其聲）楚師必遁晉人從之楚師宵潰晉遂侵蔡襲沈獲其君敗申息之師于桑隧獲申麗而還（成六年晉欒書救鄭與楚師遇于繞角楚師還晉侵沈獲沈子八年復侵楚敗申息獲申麗）鄭于是不敢南面楚失華夏則析

公之爲也」雍子之父兄譖雍子君與大夫不善是也（不是其曲直）雍子奔晉晉人與之鄐（鄐晉邑）以爲謀主彭城之役晉楚遇于靡角之谷（在成十八年）晉將遁矣雍子發命于軍曰歸老幼反孤疾二人役歸一人簡兵蒐乘（簡擇蒐閱）秣馬蓐食師陳焚次（次舍也焚次舍示必死）明日將戰行歸者而逸楚囚（欲使楚知之）楚師宵潰晉降彭城而歸諸宋以魚石歸（在元年）楚失東夷子辛死之則雍子之爲也（楚東小國及陳見楚不能救彭城皆叛元年楚人討陳叛故殺令尹子辛）子反與子靈爭夏姬（子靈巫臣）而雍害其事（子反亦雍害巫臣不使得取夏姬）子靈奔晉晉人與之邢（邢晉邑）以爲謀主扞禦北狄通吳于晉教

吳叛楚敎之乘車射御驅侵使其子狐庸爲吳行人焉吳于是伐巢取駕克棘入州來駕棘皆楚邑譙國酇縣東北有棘亭楚罷于奔命至今爲患則子靈之爲也事見成七年若敖之亂伯賁之子賁皇奔晉晉人與之苖若敖亂在宣四年苖晉邑以爲謀主鄢陵之役楚晨壓晉軍而陳晉將遁矣苖賁皇曰楚師之良在其中軍王族而已言楚之精卒惟在中軍若塞井夷竈成陳以當之欒范易行以誘之欒書時將中軍范燮佐之易行謂簡易兵備欲令楚貪己不復顧二穆之共中行二郤必克二穆郤錡時將上軍中行偃佐之郤至佐新軍令此三人分良以攻二穆之兵楚子重子辛皆出穆王故曰二穆吾乃四萃于其王族必大敗之四萃四面集攻之晉人從

今又有甚于此乃危言以動之

馮驩復孟嘗君亦用此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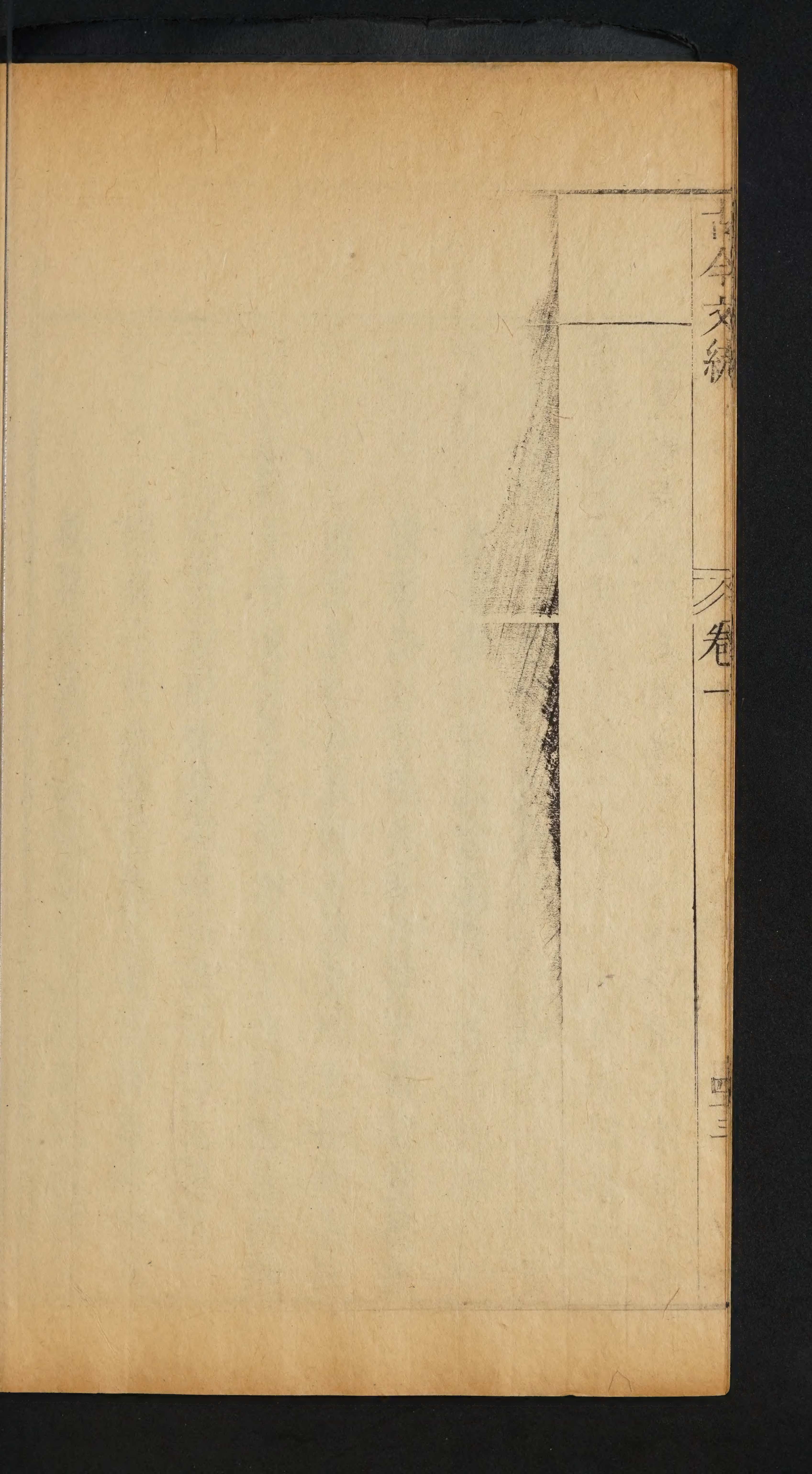
之楚師大敗王夷師熸（夷傷也吳楚之間謂火滅爲熸）子反死之鄭叛吳興楚失諸侯則苗賁皇之爲也木子曰是皆然矣聲子曰今又有甚于此椒舉娶于申公子牟子牟得戾而亡君大夫爲椒舉女寔遣之懼而奔鄭引領南望曰庶幾赦余亦弗圖也（言楚亦不以爲意）今在晉矣晉人將與之縣以比叔向彼若謀害楚國豈不爲患子木懼言諸王益其祿爵而復之聲子使椒鳴逆之（椒鳴）

（伍舉子傳言聲子有辭伍舉所以得反子孫復仕于楚）

穆文熙曰歷觀諸臣奔晉往往爲効死力殘敗楚師何無宗國之念也蓋原其致奔之繇既非

其罪而楚又窮治之不已故人無還返之期自不得不爲効死耳不然何莊舄仕楚尚有越聲士會客秦終爲晉之良佐哉

張以忠曰子胥奔吳至入郢鞭平王尸爲禍楚國較四臣尤甚可見國家視臣如土芥而不得寇讐之報者未之嘗有篇中語多危悚自足動楚而返旣去之轍


古今文綜
卷一
四三

論詩歸重于頌論樂歸重于韶如百川爭流忽滙滇沙非季札固不能以洞達古今非左氏又豈能以鋪張曲至

論樂法亦論人法

吳公子請觀周樂 襄公二十九年

吳公子札來聘始通魯請觀于周樂魯以周公故有天子禮樂使工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王化之基猶未也以有紂未盡善然勤而不怨矣文王憂勤政事未能安樂然其音不怨怒為之歌邶鄘衛曰美哉淵乎憂而不困者也衛康叔武公德化深遠雖遭宣公淫亂懿公滅亡民猶秉義也吾聞衛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衛風乎為之歌王黍離曰美哉思而不懼其周之東乎宗周鄖滅故憂思猶有先王遺風故不懼為之歌鄭曰美哉其細已甚政事煩瑣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為之歌齊曰美哉泱泱乎弘大之聲大風也哉大國之風表東海者其大公乎國未可量也為

追論古昔若身履其事而為之者札真獨覽見微者哉

揷此句神工

此篇連用哉字也字乎字而字參差錯落最為奇絕

之歌豳曰美哉蕩乎樂而不淫其周公之東乎遭流言之變而居東為之歌秦曰此之謂夏聲起自西戎至秦仲始用諸侯之樂夫能夏則大之至也其周之舊乎秦襄公至周東遷盡取西周之地故云為之歌魏曰美哉渢渢乎中庸之聲大而婉險而易行險當作儉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惜其國小無明君為之歌唐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不然何憂之遠也憂深思遠聲發于情非令德之後誰能若是為之歌陳曰國無主淫聲放蕩無復思忌其能久乎自鄶以下無譏焉季子聞歌鄶曹之風不復譏論以其微也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思文武之德無反叛之心怨而不言怨商紂之政能忍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王之遺民

歌三頌而總結之故曰盛德之所同

樂者和也季子之克讓亦和也故皆歌而獨于頌一稱盛德皆舞也而獨于韶

焉非周德之小以有紂餘俗故未大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其聲委曲而有正直之體其文王之德乎爲之歌頌曰至矣哉直而不倨曲而不屈邇而不偪謙退也遠而不攜貳遷而不淫過蕩復而不厭日新哀而不愁知命樂而不荒自節用而不匱弘大廣而不宣自顯施而不費取而不貪處而不底守之以道行而不流制之以義五聲和八風平節有度克諧守有序無相奪倫盛德之所同也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恨不及巳致大平見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見舞韶濩者曰聖人之弘也而猶有慙德聖人之難也難于處變見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

一稱盛德微矣哉眞得贊歎莫容光景以槩應爲收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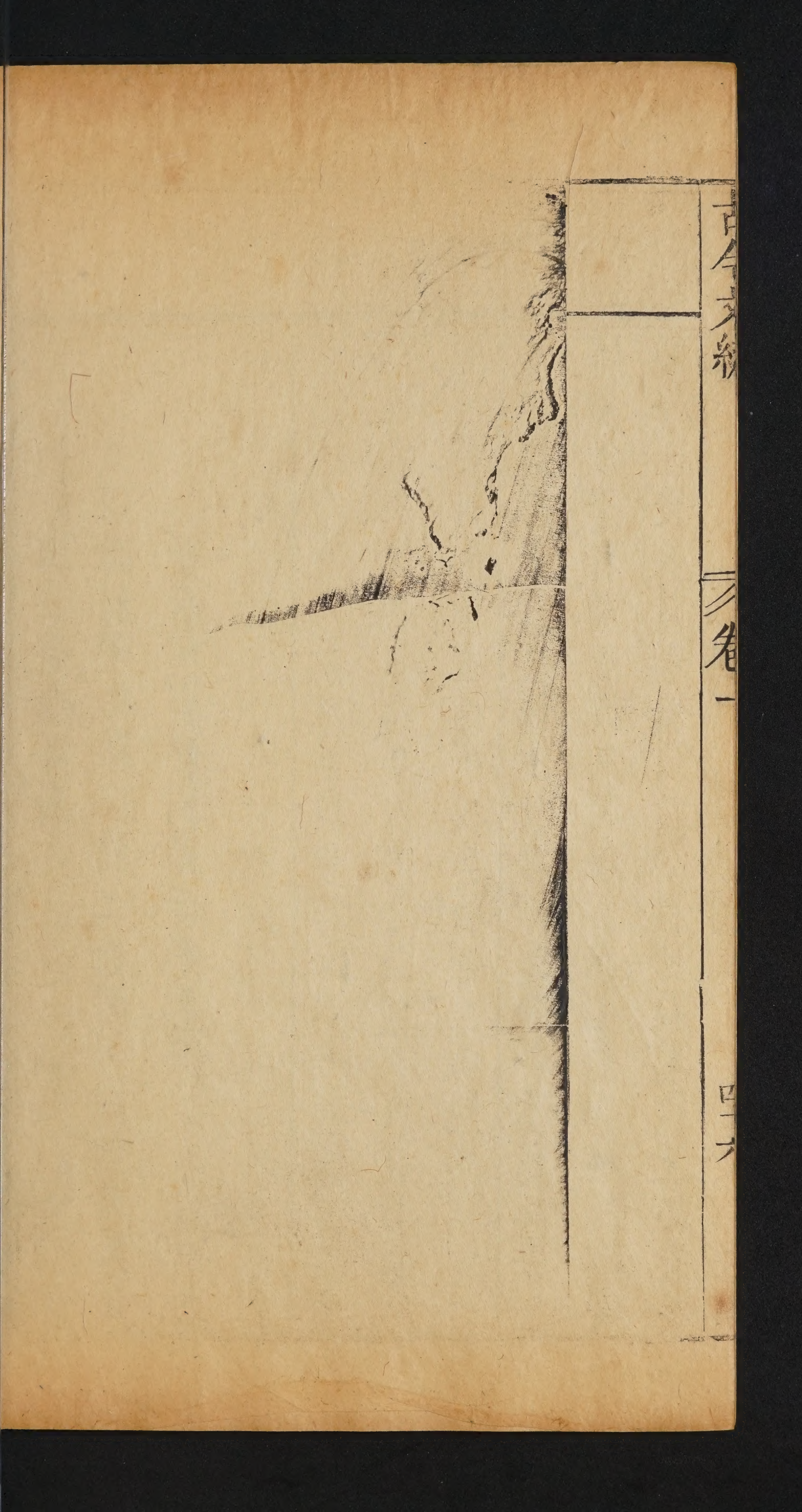
德不自矜非禹其誰能修之見舞韶箾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無不幬也如地之無不載也雖甚盛德其蔑以加于此矣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

杜預曰季子賢而才博在吳雖已涉見此樂歌之文然未聞中國雅聲故請作周樂欲聽其聲然後依聲以參時政知其興衰也聞秦詩謂之夏聲聞頌曰五聲和八風平皆論聲以參政也舞畢知其樂終是素知其篇數者

張以忠曰聲色氣韻斯篇畢備矣而逐段變化頓挫

跌宕復極神奇

又曰神圓筆化結撰精工而詞調抑楊處更覺纍纍如貫珠固是千秋絕響



古今用人之病多坐此所以人多過舉世鮮良吏皆其操刀而自傷者也子產之言其可為後世法哉

五使字亦在有意無意之間

逐段譬喻融合無痕是鍛鍊之工亦由運筆之化

子產論尹何為邑　襄公三十一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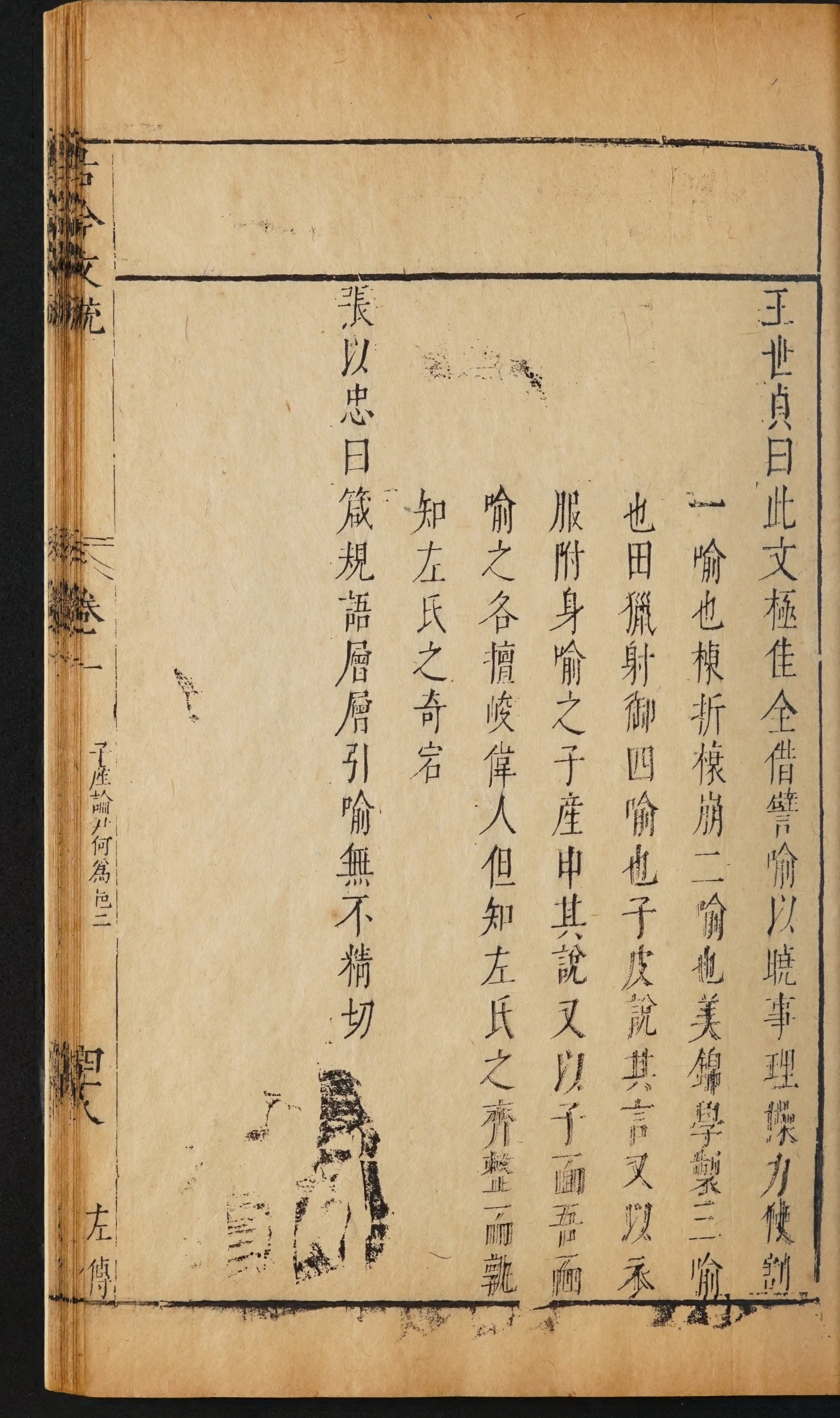
子皮（名罕虎）欲使尹何為邑（為邑大夫）子產曰少（尹何年少）未知可否子皮曰愿（謹厚）吾愛之不吾叛也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兩夫字皆指尹何）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以政與之）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其誰敢求愛於子子於鄭國棟也棟折榱崩僑將厭焉（子產處其下恐為所壓）敢不盡言子有美錦不使人學製焉大官大邑身之所而使學者製焉其為美錦不亦多乎（官邑之重多於美錦）僑聞學而後入政未聞以政學者也若果行此必有所

子皮聞子產論政之言乃傾心服之遂以委政大臣容善之量古今僅見

傳言子產之治乃子皮之力

末二句見子產所以得政全篇主腦似在此

害譬如田獵射御貫則能獲禽（貫習也）若未嘗登車射御則敗績厭覆是懼何暇思獲子皮曰善哉虎不敏吾聞君子務知大者遠者小人務知小者我小人也衣服附在吾身（謂近而小）我知而慎之大官大邑所以庇身也（謂大而遠）我遠而慢之微子之言吾不知也他日我曰（前日之言）子爲鄭國我爲吾家以庇焉其可也今而後知不足（自知不足以謀其家）自今請雖吾家聽子而行子產曰人心之不同如其面焉吾豈敢謂子面如吾面乎抑心所謂危亦以告也（雖不敢預其家事於心有所不安亦將以實告）子皮以爲忠故委政焉子產是以能爲鄭國



王世貞曰此文極佳全借譬喻以曉事理操力使勁一喻也榱折榱崩二喻也美錦學製三喻也田獵射御四喻也子皮說其言又以衣服附身喻之子産中其說又以子面吾面喻之各擅峻偉人但知左氏之齊整一而孰知左氏之奇宕

張以忠曰箴規語層層引喻無不精切



句法蒼而俊峻而奇

善辭

氣骨蒼勁

子產對晉讓壞垣 襄公三十一年

子產相鄭伯以如晉晉侯以我喪故未之見也魯襄公之喪子產使盡壞其館之垣而納車馬焉士文伯讓之曰敝邑以政刑之不修寇盜充斥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是以令吏人完客所館高其閈閎閈閎音汗弘里門曰閈衡門曰閎厚其牆垣以無憂客使令客使不以盜爲憂今吾子壞之雖從者能戒其若異客何以敝邑之爲盟主繕完葺牆以待賓客若皆毀之其何以共命寡君使匃請命對曰以敝邑褊小介于大國誅求無時是以不敢寧居悉索敝賦以來會時事隨時朝會逢執事之不

壞垣之故只此數語盡之

僑聞以下一段正是破其爲盟主之說

此雙關文勢亦頓挫有節奏

叙事豐贍而雜以議論猶有波瀾

間（無暇）而未得見又不獲聞命未知見時不敢輸幣亦不敢暴露其輸之則君之府實也非薦陳之（見君而獻）不敢輸也其暴露之則恐燥濕之不時而朽蠹以重敝邑之罪僑聞文公之爲盟主也宮室卑庳無觀臺榭（闕門曰觀築土曰臺有屋曰榭）以崇大諸侯之館館如公寢庫廐繕修司空以時平易道路（治險阻）圬人以時塓館宮室（塗墍垩也）諸侯賓至甸設庭燎（甸人設照庭大燭）僕人巡宮（行夜）車馬有所（安處）賓從有代（代役）巾車脂轄（主車之官以脂膏塗客之轄）隸人牧圉各瞻其事百官之屬各展其物公不留賓而亦無廢事（賓得速去則事不廢）憂樂同之事則巡之（有廢缺則巡察）教其

突出魯喪兩句蓋子產億度晉侯不見之故左氏于篇首先頓以我喪故未之見句亦本之此

君子之謝過進以質趙文

不知而恤其不足賓至如歸無寧菑患無寧寧也言待賓如此寧復有患乎不畏寇盜而亦不患燥濕今銅鞮之宮數里鞮音提○晉離宮而諸侯舍于隸人舍如隸人之舍門不容車而不可踰越盜賊公行而夭厲不戒水潦無時賓見無時命不可知若又勿壞是無所藏幣以重罪也敢請執事將何所命之雖君之有魯喪亦敝邑之憂也若獲薦幣修垣而行君之惠也敢憚勤勞文伯復命趙文子曰信信如子産所言我實不德而以隸人之垣以贏諸侯贏音行受也是吾罪也使士文伯謝不敏焉晉侯見鄭伯有加禮禮有加敬厚其宴好而歸之乃築諸侯之館叔向曰辭之

子有焉奇艷
連用辭字語
憂余石

不可以已也如是夫子產有辭諸侯賴之若之何其釋辭也詩曰辭之輯矣民之協矣（辭輯睦則民和協）辭之懌矣民之莫矣（辭悅懌則民安定）其知之矣（詩人知辭有益）

穆文熙曰毀垣一章議論激昂晉人服罪然子產之所以能行其說者亦恃有文子叔向在耳賢人之相成以善也若此

李東陽曰言輸幣以見巳之勤于貢賦言文公以見晉之慢于諸侯信子產之有辭

張以忠曰鄭介强鄰以時朝見而又不爲所禮其何能國國僑此對不亢不阿深得事大之體

首論先王民知有辟以下論叔世今吾子相鄭以下又總繳前論先王叔世者而益明之

腴鍊

晉叔向論鑄刑書 昭公六年

鄭人鑄刑書（鑄刑書于鼎以為國之常法）叔向使詒子產書曰始吾有虞于子（準度子產以為己法）今則已矣昔先王議事以制（臨事制）不為刑辟（不豫設法）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以義糾之以政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嚴斷刑罰以威其淫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聳之以行教之以務使之以和臨之以敬涖之以彊斷之以剛猶求聖哲之上（王公）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民于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有辟（知其不敢越法以議罪曲法以施恩）則不忌于上（權移

論精語精

前已說得精

收束但師前意游泳之略加流動姿態便遒而着色處又只在爭端錐力四字上

結法有力

于法故不畏上並有爭心以徵于書而徼幸以成之弗可爲矣難以治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而作九刑三辟之興皆叔世也言刑書不起于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鄭國作封洫田有封洫立謗政作丘賦制參辟用三代之亂法鑄刑書將以靖民不亦難乎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孚如是何辟之有言詩唯以德與民信不以刑也民知爭端矣將棄禮而徵于書錐刀之末喻小事將盡爭之亂獄滋豐賄賂並行終子之世鄭其敗乎肸聞之國將亡必多制數改法其此之謂乎復書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才不能及子孫吾以

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

眞德秀曰春秋列國大夫書問往來有相規之意如此

王鏊曰鄭之公族侈汰民心習于鬬亂苟不申之禁令何以責遵守乎刑亂國用重典是子產鑄刑書本意

張以忠曰當日鄭實不競非猛以濟寬不可以捄世刑書之鑄國僑自有深心未可輕議也



景王使詹桓伯責晉　昭九年

言周彊外薄四海何有于閻田而晉敢與之爭哉論極正大

周甘人與晉閻嘉爭閻田　甘人甘大夫襄閻嘉晉閻縣大夫　晉梁丙張趯率陰戎伐潁　陰戎陸渾之戎潁周邑　王使詹桓伯辭于晉曰我自夏以后稷魏駘芮岐畢吾西土也　在夏世以后稷功受此五國爲西土之長　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東土也巴濮楚鄧吾南土也肅愼燕亳吾北土也吾何邇封之有文武成康之建母弟以蕃屏周亦其廢隊是爲豈如弁髦而因以敝之　童子垂髦始冠必三加冠成禮而棄其始冠故言弁髦因以敝之弁亦冠也　先王居檮杌于四裔以禦魑魅　言檮杌略舉四凶之一下言四裔則三苗在其中　故允姓之姦居于瓜州　允姓陰戎之祖與三苗俱放三危者瓜州

言周自后稷修封疆植五穀以有天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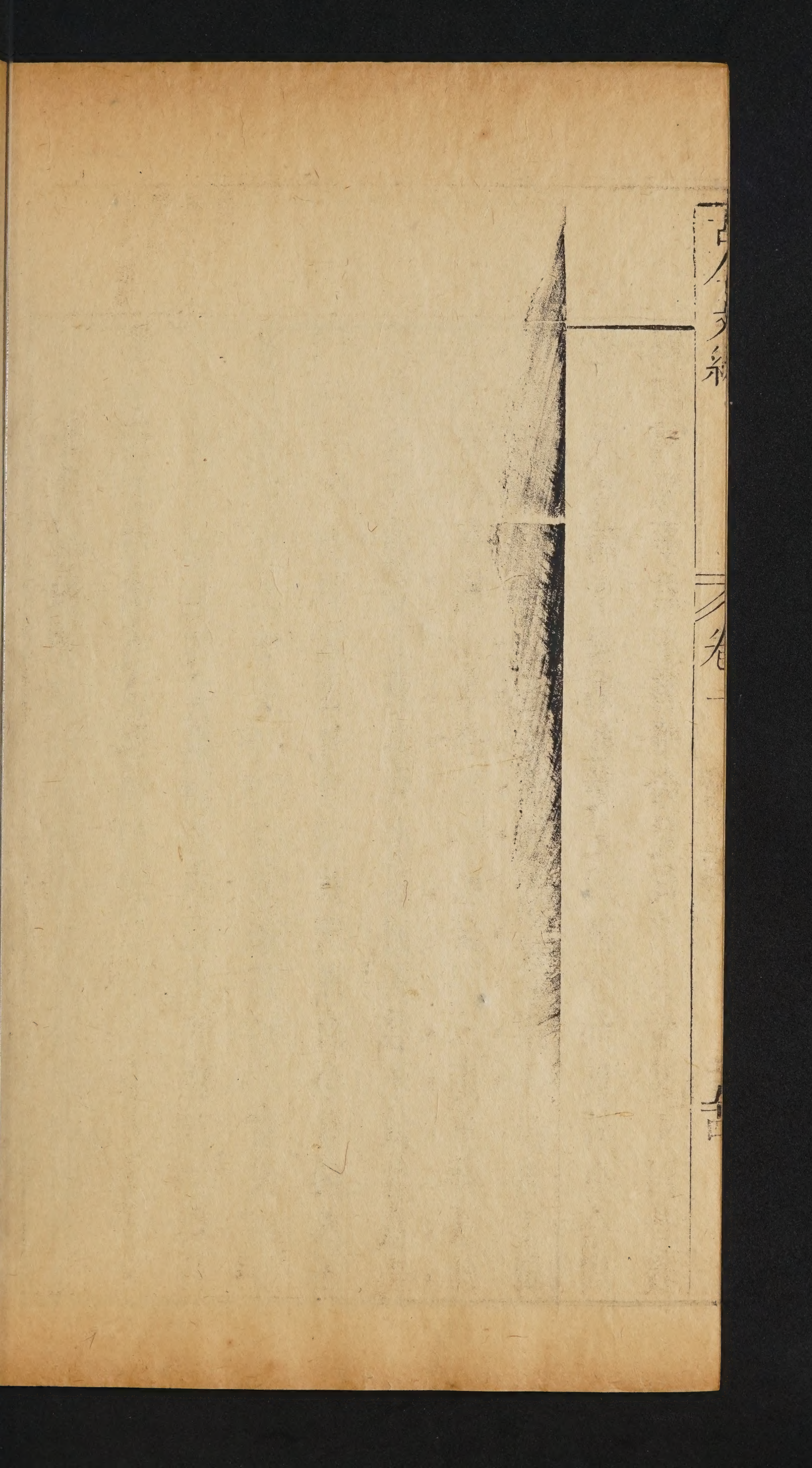
讀之怪悚

今敦煌伯父惠公歸自秦而誘以來僖十三年晉惠公自秦歸二十二年秦晉遷陸渾之戎于伊川使偪我諸姬入我郊甸則戎焉取之邑外為郊郊外為甸言戎取周郊甸之地戎有中國誰之咎也咎在晉后稷封殖天下今戎制之不亦難乎伯父圖之我在伯父猶衣服之有冠冕木水之有本原民人之有謀主也民人謀主宗族之師長伯父若裂冠毀冕拔本塞原專棄謀主雖戎狄其何有余一人伯父猶然其何責于陰戎叔向謂宣子曰文之伯也豈能改物翼戴天子而加之以共自文以來世有衰德而暴蔑宗周以宣示其侈諸侯之貳不亦宜乎且王辭直子其圖之宣子說王有姻喪使趙成

如周平且致閻田與襚反賴俘王亦使賓滑執甘大夫襄以說于晉晉人禮而歸之

穆文熙曰裂冠毀冕數語辭意凜凜強晉挫氣

張以忠曰王之責晉可謂義正辭嚴晉方欲奬王室以修霸業豈其敢違天子之命乎名義所屈跋扈之心不覺其逆而折矣



文字奇艷爛然見錦左氏是篇最為奇絶

鄭丹以詩諫 昭公十二年

楚子狩于州來次于乾谿楚圍徐故次以為之援右尹子革夕子革鄭丹也暮見曰夕王與之語曰昔我先王熊繹楚始封君與呂伋齊太公之子丁公王孫牟衛康叔子康伯燮父晉唐叔之子禽父魯周公子伯禽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寶器我獨無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為分王其與我乎對曰與君王哉昔我先王熊繹辟在荊山蓽路以柴為車藍縷敝衣以處草莽跋涉山林以事天子唯是桃弧棘矢以共禦王事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今周與四國服事君王將唯命是從豈其愛鼎王曰昔我

緊接又跌宕

閒語作態

子革初若順從王言比得問乃借穆王事諷之既不忤聽又得易入此其所以

皇祖伯父昆吾（陸終生六子長曰昆吾次曰季連季連為楚遠祖故以昆吾為伯父）舊許是宅（昆吾居許）今鄭人貪賴其田而不我與我若求之其與吾乎對曰與君王哉周不愛鼎鄭敢愛田王曰昔諸侯遠我而畏晉（事晉不事楚）今我大城陳蔡不羹賦皆千乘子與有勞焉諸侯其畏我乎對曰畏君王哉是四國者（陳蔡與不羹）專足畏也（兵力專固足使之威）又加之以楚敢不畏君王哉工尹路請曰君王命剝圭以為鏚柲（破圭玉以飾斧柄）敢請王命（王與丹言時適有此請）王入視之析父謂子革吾子楚國之望也今與王言如響國其若之何（識其順王意如響應聲如楚國之望何）子革曰摩厲以須王出吾刃將

為善諫與借譏靈王能聽而不能自克以終及于難也

又生一段好議論

斬矣欲除君慝以巳喻鋒刃王出復語左史倚相趨過王曰是良史也子善視之是能讀三墳伏羲神農黃帝之書五典少昊顓頊高辛唐虞之書八索八卦九丘九州之志對曰臣嘗聞焉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謀父作祈招之詩祈父司馬之官招其名祭公諫遊行故借此以作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于祇宮王聞諫而止故得善終而免于篡弒臣問其詩而不知也若問遠焉其焉能知之王曰子能乎對曰能其詩曰祈招之愔愔安和貌式昭德音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金玉取其堅重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用民當隨其力如金治之器隨器制形故言形民之力去其醉飽過盈之心王揖而入饋不食寢不

只將克己復禮四字歸結其不能自克句暗相聯屬收掉亦健

寐數日不能自克以及于難（為棄疾所逼縊于乾谿）仲尼曰古也有志克己復禮仁也信善哉楚靈王若能如是豈其辱于乾谿

焦竑曰穆王能聽祈招之詩而還國史氏賢之故得享國百年楚靈聞子革之諫不能自克辱于乾谿安問周鼎耶鄭田耶諸侯畏之耶左氏引仲尼斷之旨嚴哉

張以忠曰閒架開闔神存造化鎔辭結調璀璨精華

又曰覩子革祈招之諷則其與王言如響蓋原非獻諛者篇中暗相關照布置最奇

持論剴切

四謂極佳

人臣事君之義當如是

晏子論梁丘據 昭公二十年

齊侯至自田（田獵而歸）晏子侍于遄臺（遄音傳）子猶（梁丘據）馳而造焉公曰唯據與我和夫晏子對曰據亦同也焉得爲和公曰和與同異乎對曰異和如羹焉水火醯醢鹽梅以烹魚肉燀之以薪（燀音闡炊也）宰夫和之齊之以味濟其不及以洩其過（益其味之不及減其味之太過）君子食之以平其心君臣亦然君所謂可而有否焉臣獻其否以成其可君所謂否而有可焉臣獻其可以去其否是以政平而不干民無爭心故詩曰亦有和羹既戒既平鬷嘏無言（鬷音摠嘏音假）時靡有爭（商頌言殷中宗與賢者和濟可否敬

辟周語隽

獻替之旨躍如

覩同之不可即知相濟爲和

戒而且和平是以總齊大政能使上下無怨言而不爭先王之濟五味和五聲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聲亦如味一氣須氣以動二體舞有文武三類風雅頌四物雜用四方之物以成樂器五聲宮商角徵羽六律陰陽各六七音五聲加變宮變徵八風八方之風九歌九功之德皆可歌也以相成也清濁小大短長疾徐哀樂剛柔遲速高下出入周疏以相濟也君子聽之以平其心心平德和故詩曰德音不瑕今據不然君所謂可據亦曰可君所謂否據亦曰否若以水濟水誰能食之若琴瑟之專一誰能聽之同之不可也如是

穆文熙曰景公以相徇爲和晏子以相濟爲和五味

五聲取譬可謂精切

張以忠曰人主每喜諛而惡直故唯諾則容而諍言多忤國是亦恒由此以壞然則和同之際其可以辨之不蚤乎



惟有德者能以寬服民是子產之不爲申韓處

爲政之道不必于猛亦不必于寬子產矯寬以猛太叔矯猛以寬均之未協于

子產論政寬猛　昭公二十年

鄭子產有疾謂子太叔（游吉）曰我死子必爲政唯有德者能以寬服民其次莫如猛夫火烈（喻猛政）民望而畏之故鮮死焉水懦弱（喻寬政）民狎而翫之則多死焉故寬難疾數月而卒太叔爲政不忍猛而寬鄭國多盜取人于萑苻之澤（萑音丸苻音蒲）太叔悔之曰吾早從夫子不及此興徒兵以攻萑苻之盜盡殺之盜少止仲尼曰善哉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民亦勞止汔可小康（民之勞于虐政者至是可小安）惠此中國以綏四方

道不有仲尼孰為用中之論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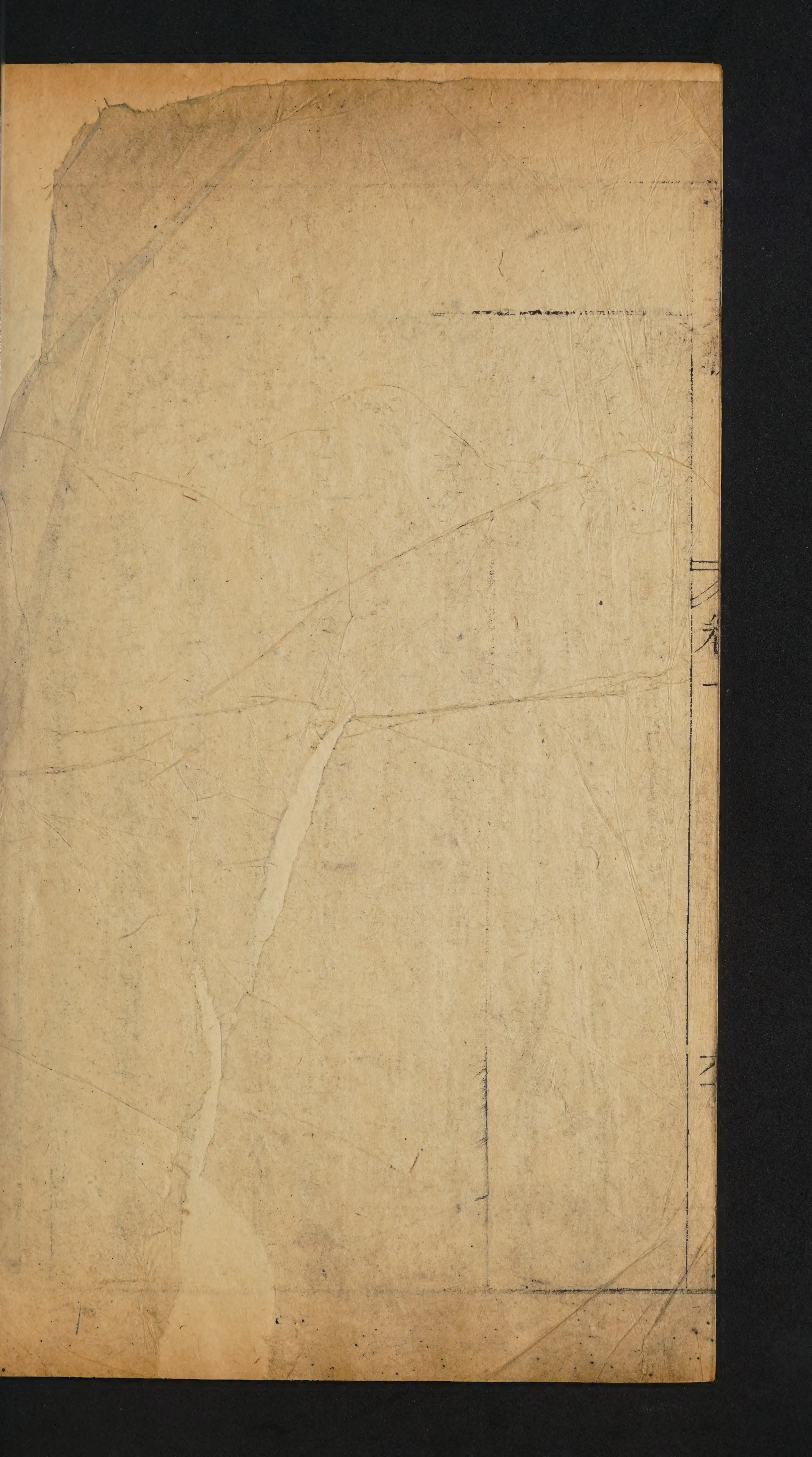
若敘若結收拾最佳

施之以寬也毋從詭隨以謹無良式遏寇虐慘不畏明（用遏止此寇虐而曾不畏明法者）糾之以猛也柔遠能邇以定我王平之以和也又曰不競不絿（競強絿急也）不剛不柔布政優優（和也）百祿是遒（聚也）和之至也及子產卒仲尼聞之出涕曰古之遺愛也

馬君復曰政尚寬仁而峭刻則敗鄭大夫不勉太叔强仁乃稱猛哉夫亦慮太叔之寬甚至廢紀綱滅禮義云爾不然子產之惠烏可與申韓之徒同類而並觀之也

張以忠曰子產惠人也迺曰莫如猛亦不過善濟其

寛耳觀傳中結言古之遺愛正見不專用
猛處後世駁刑峭法之輩輒藉口斯言失
其指矣



句句不詭于道而文之精粹完美亦不可及

提起便見得禮大

子太叔對趙簡子問禮　昭二十五年

子太叔見趙簡子。游吉見趙鞅于會簡子問揖讓周旋之禮焉。對曰。是儀也。非禮也。簡子曰。敢問何謂禮。對曰。吉也聞諸先大夫子產曰。夫禮。天之經也。地之義也。民之行也。天地之經。而民實則之。則天之明。日月星辰天之明也因地之性。高下剛柔地之性也生其六氣。陰陽風雨晦明用其五行。水火木金土氣爲五味。酸鹹辛甘苦發爲五色。青黃赤白黑章爲五聲。宮商角徵羽淫則昏亂。滋味聲色過度則令人昏迷而惑亂民失其性。是故爲禮以奉之。制禮以奉其性爲六畜。馬牛羊雞犬豕五牲。麋鹿麏狼兔三犧。祭天地宗廟三者謂之犧以奉五味。爲九文。謂山龍華蟲藻火粉米黼黻也華若

有辨明王道述禮樂而論禮則曰化性而起僞是豈知禮者哉雖多見迂處而精粹往往有之子産此論可謂本原學問者

華華藻水草火畫火粉白米黼若斧黻若兩已相戾傳曰火龍黼黻昭其文也六采○畫繪之事雜用

天地四方之色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皆相次謂之六采五章○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爲之章白與

黑謂之黻黑與青謂之黻五色備謂之繡以奉五色○爲九歌○八風○七音○六

律○解並見二十年以奉五聲爲君臣上下以則地義○君臣有尊卑法

地有高下爲夫婦外內以經二物○治內外經常之事爲父子○兄弟○

姑姊○甥舅○婚媾○妻父曰昏重婚曰媾姻亞○婿父曰姻兩婿相謂曰亞以象天

明○六親和睦以事嚴父若衆星之拱辰極也爲政事○在君爲政在臣爲事庸力○民功曰庸

治功曰力○行務○行其德教務其時要以從四時○以順從春耕夏耘秋收冬藏之事爲

刑罰威獄○使民畏忌以類其震曜殺戮○雷震電曜天之威也聖人

作刑獄以象之爲溫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民有好惡

文有關合最得章法

喜怒哀樂生于六氣六者皆禀陰陽風雨晦明之氣是故審則宜類以制六志爲禮以制好惡喜怒哀樂六志使不過節哀有哭泣樂有歌舞喜有施舍怒有戰鬬喜生于好怒生于惡是故審行信令禍福賞罰以制死生生好物也物事也此事之至好者也死惡物也此事之至惡者也好物樂也惡物哀也哀樂不失乃能協于天地之性乃能則天因地和協于陽生陰殺之正性是以長久簡子曰甚哉禮之大也對曰禮上下之紀天地之經緯也天地以禮而成位猶織以經緯而成文也民之所以生也民有禮則安無禮則危所資以生者也是以先王尚之故人之能自曲直以赴禮者謂之成人大不亦宜乎簡子曰鞅也請終身守此言

也。
穆文熙曰太叔述子產論禮一章達于天地人之理
其說有原其究有效故簡子終身守之復
免于難其不可斯須去身也哉
張以忠曰禮也者本於天地流溢性情其精者關絡
宇宙其鉅者綱紀國家至于揖讓周旋不
過倫物中一端耳安得執其餘緒以當原
本此論精微貫徹深啓其旨

此段極深湛古雅必細細尋繹方識其妙左氏斷案未有若此

推究聖心發明經旨詞若簡約而義寔無遺萬世史學之宗也

邾黑肱以濫來奔 昭三十一年

冬。邾黑肱以濫來奔。賤而書名。重地故也。黑肱非命卿故曰賤 君子曰。名之不可不慎也如是。是黑肱也 夫有所有名而不如其已。有所謂有地也言雖有名不如無名巳止也 以地叛。雖賤必書地以名其人。終爲不義。弗可滅巳。是故君子動則思禮。行則思義。不爲利回。回邪也 不爲義疚。疚病也見義則爲之 或求名而不得。或欲蓋而名彰。懲不義也。齊豹爲衛司寇。守嗣大夫。守先人嗣言其尊 作而不義。其書爲盜。求名而不得也二十年豹殺衛侯兄欲求不畏彊禦之名 邾庶其。在襄二十一年 莒牟夷。在五年 邾黑肱。以土地出。求食而已。不求其名。賤而必書春秋叛者

反覆有法得此一反懲肆去貪意更豁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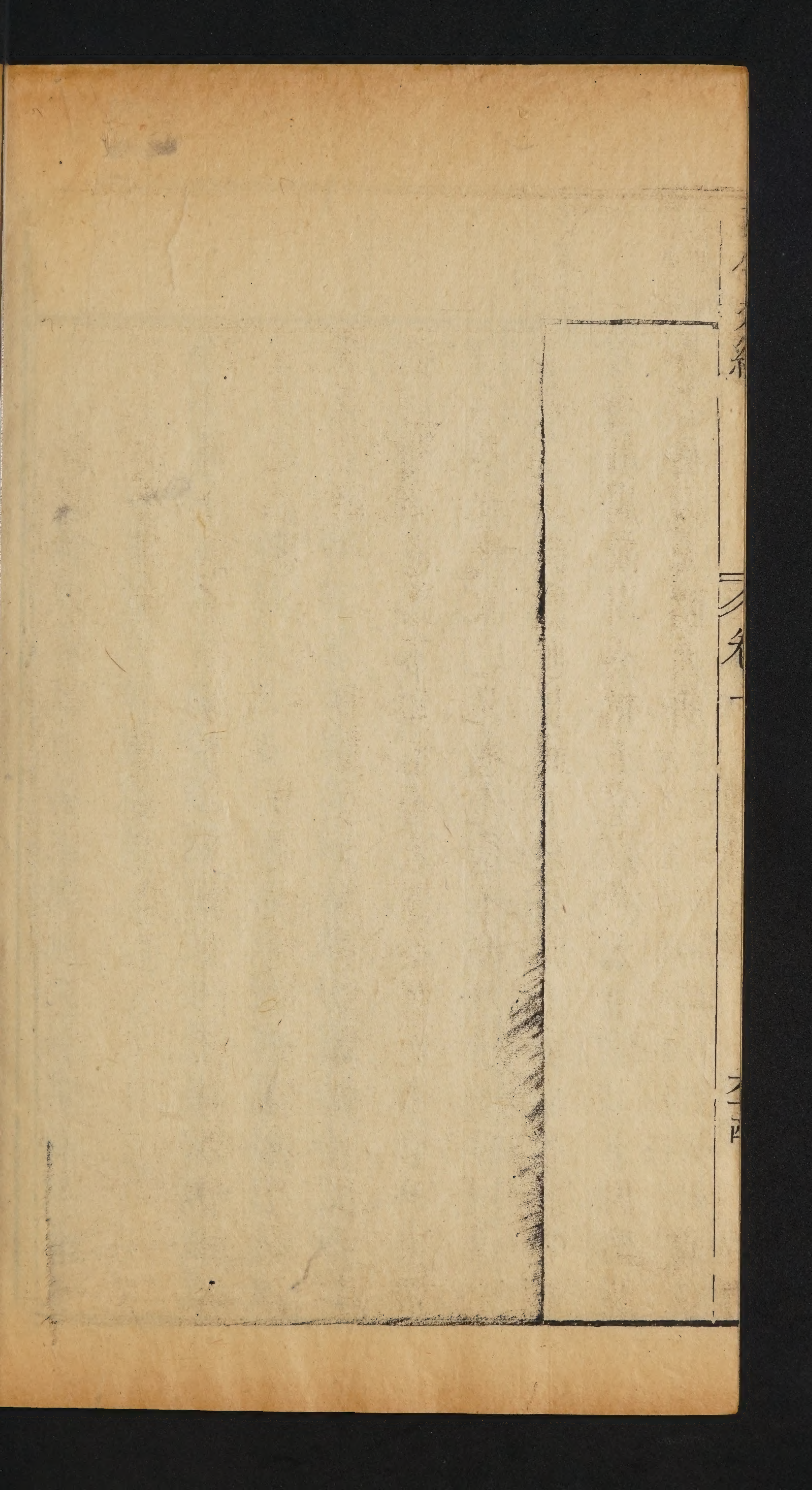
筆勢峻活

結得紆稚

多唯取三人來適會者三人皆小國大夫故曰賤此、二、物、者。所、以、懲、肆。而、去。貪也。物事也肆放也齊豹書盜懲肆也三叛人名去貪也若。艱。難。其。身。以。身為艱難險。危。大。人。大人在位者而。有。名。章。徹。謂得勇名攻。難。之。士。將。奔。走。之。攻猶作也奔走猶赴趣也若。竊。邑。叛。君。以。徼。大。利。而。無。名。謂不書其人名貪。冒。之。民。將。寘。力。焉。盡力為之不顧於見書是、以、春、秋、書、齊、豹、曰、盜、三、叛、人、名、以、懲、不、義、數、惡、無、禮、其、善、志、也。無禮惡逆皆數而不志記事之善者也故。曰。春。秋。之。稱。微。而。顯。文微而義著婉。而。辯。辭婉而旨別上。之。人。能。使。昭。明。上之人謂在位者在位者能行其法非賤人所能善。人。勸。焉。淫。人。懼。焉。是。以。君。子。貴。之。

眞德秀曰按左氏所稱君子曰者意必當時賢者之

論或左氏自爲之說也此條其論頗正且
反覆成章故取焉
張以忠曰此文奇絕全在開闔處頓挫展宕以盡其
神離合反覆以極其致變化關絡以布其
巧渾涿奇健高鍊古雅妙絕古今之筆



首一句點破以大義論厭之

曾是拄拌晉見微諷

衛祝佗爭先蔡 定公四年

劉文公合諸侯于召陵謀伐楚也文公王官伯也晉人以王命討楚之久留蔡侯將會衛子行敬子言于靈公曰會同難嘖有煩言莫之治也嘖至也煩言忿爭其使祝佗從公曰善乃使子魚及皐鼬鼬音由將盟將長蔡于衛衛侯使祝佗私于萇弘曰聞諸道路不知信否若聞蔡將先衛信乎萇弘曰信蔡叔康叔之兄也先衛不亦可乎子魚曰以先王觀之則尚德也昔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選建明德以蕃屏周故周公相王室以尹天下尹正也于周爲睦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大路金路錫同姓諸侯車交龍爲旂周禮同姓以封夏侯

使事多亦不扳拙

此誇衛見當生之蔡

氏之璜（璜美玉名）封父之繁弱（封父古諸侯繁弱大弓名）殷民六族條氏徐氏蕭氏索氏（索音色）長勺氏尾勺氏使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醜衆也）以法則周公用卽命于周（卽就也使六族就周受周公之法度）是使之職事于魯（共魯公之職事）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增）敦（厚）祝宗卜史（大祝宗人大卜大史凡四官）備物典策（典策春秋之制）官司彝器（官司百官也彝器常用器）因商奄之民（商奄國名也與四國流言或逆散在魯皆令卽屬魯懷柔也）命以伯禽而封于少皞之虛（少皞虛曲阜也）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綪音蒨茷音備少帛襍帛綪茷大赤取染草名通帛爲旃析羽爲旌）大呂（鍾名）殷氏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錡氏樊氏饑氏終葵氏封畛土

前詳于民此詳于土是互法

頓挫有勢而關鎖緊切

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竟（畛塗所徑也略界也武父衛北界圃田鄭數名）取于有閻之土以共王職（有閻衛所受朝宿邑蓋近京畿）取于相土之東都以會王之東蒐（為湯沐邑王東巡守以助祭泰山）聃季授土（聃音丹聃季周公弟司空）陶叔授民（陶叔司徒）命以康誥而封于殷虛（康誥周書殷虛朝歌也）皆啓以商政疆以周索（皆衛也啓開也居殷故地因其風俗開用其政疆理土地以周法索法也）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密須國名）闕鞏（鞏音拱甲名）姑洗（洗音銑鐘名）懷姓九宗職官五正（懷姓唐之餘民九宗一姓為九族職官五正五官之長）命以唐誥而封于夏虛（唐誥命篇名夏虛大夏今太原晉陽）啓以夏政（亦因夏風俗開用其政）疆以戎索（大原近戎因自以戎法）三者皆叔也而有令德故昭之以

此刺蔡見不當先衛

總較諸同姓仍不離晉衛

不云晉為侯伯只云曹為伯甸是婉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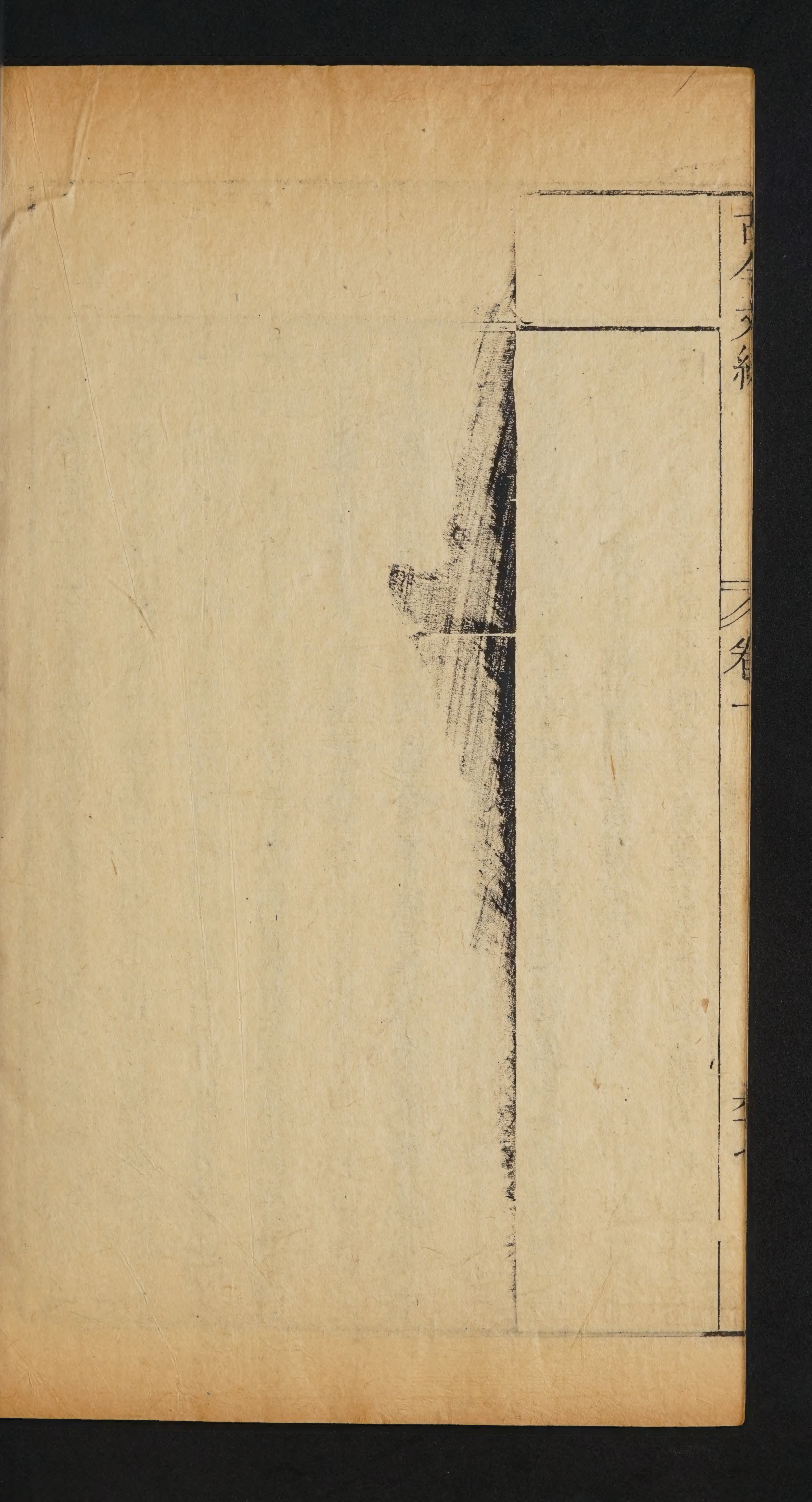
分物不然文武成康之伯猶多而不獲是分也惟不尚年也管蔡啓商惎間王室（惎音忌毒也間道紂子毒亂王室）王于是乎殺管叔而蔡（蔡音襍放也下如字）蔡叔以車七乘徒七十人其子蔡仲改行帥德周公舉之以為巳卿士見諸王而命之以蔡（命為蔡侯）其命書云王曰胡無若爾考之違王命也若之何其使蔡先衛也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為大宰康叔為司寇聃季為司空五叔無官豈尚年哉（五叔管叔鮮蔡叔度成叔武霍叔處毛叔聃也）曹文之昭也晉武之穆也曹為伯甸非尚年也（以伯爵居甸服言小）今將尚之是反先王也晉文公為踐土之盟衛成公不在夷叔其母

引踐土之盟
尤爲鑿據

弟也猶先蔡其載書云王若曰晉重（文公）魯申（僖公）衛武（叔武）蔡甲午（莊侯）鄭捷（文公）齊潘（昭公）宋王臣（成公）莒期（茲丕公也齊序）鄭下周之宗盟異姓爲後藏在周府可覆視也吾子欲復文公之略（略道也）而不正其德將若之何萇弘說告劉子與范獻子謀之乃長衛侯于盟

穆文熙曰議論弘闊俱有根據足以屈服晉人竟得長蔡信乎祝佗之口才也

張以忠曰屢言先王尚德證據明確歷歷動聽祝佗如此稱佞何足深尤



孔子一言威重于三軍亦以禮而已矣故以禮為折衝之具唯聖人能之

大聖人神武

魯孔子相夾谷之會 定公十年

十年春及齊平夏公會齊侯于祝其實夾谷（夾谷即祝其也）孔丘相犂彌言于齊侯曰孔丘知禮而無勇若使萊人以兵劫魯侯必得志焉齊侯從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令士官以兵擊萊人）兩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亂之非齊君所以命諸侯也裔不謀夏夷不亂華俘不干盟兵不偪好于神為不祥（盟將告神犯之則不祥）于德為愆義于人為失禮君必不然齊侯聞之遽辟之（辟音闢去萊兵）將盟齊人加于載書曰齊師出竟而不以甲車三百乘從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茲無還揖對曰（還音旋）而

棄禮用秕稗語精而確

夫享所以昭德二句何等緊嚴

不反我汶陽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乃須得汶陽田以三百乘共命齊侯將享公孔丘謂梁丘據曰齊魯之故舊典吾子何不聞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執事也且犧象不出門犧尊象尊朝廟中酒器不可出國門嘉樂不野合鐘磬不可合于原野饗而既具是棄禮也設享禮而備犧象鐘磬之用是棄朝廟之禮若其不具用秕稗也享不備禮是菲薄如秕稗用秕稗君辱棄禮名惡子盍圖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

齊人來歸鄆讙龜陰之田

胡安國曰桓公以義責楚而楚人來盟夫子以禮責齊而齊人歸地皆書曰來序績也

張以忠曰按是會一却萊兵一收鄆讙龜陰之田一罷享禮且

使齊人歸所侵邑焉用聖人之效章章如

是而卒令女樂之間得行東周之兆不果

魯之君相獨何心邪



是議論中敘事造語典密可與魏絳並參看一事而敘少異彼重羿此重少康各有原委然皆左氏法
樹德去疾兩言一篇大關領
長譬廣喻不厭其詳

伍員諫許越成 哀公元年

吳王夫差敗越于夫椒報檇李也（先是越敗吳于檇李闔廬傷而死）遂入越越子（勾踐）以甲楯五千保于會稽使大夫種因吳太宰嚭以行成吳子將許之伍員曰不可臣聞之樹德莫如滋去疾莫如盡昔有過澆殺斟灌以伐斟鄩（澆寒浞子封于過　二斟夏同姓諸侯）滅夏后相（相失國依于二斟復滅于澆）后緡（相后）方娠逃出自竇歸于有仍生少康焉爲仍牧正惎澆能戒之（灌澆之毒而能戒備之）澆使椒求之逃奔有虞爲之庖正以除其害（賴以得免于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諸綸（虞邑）有田一成（方十里）有衆一旅（五百人）能布其德而

兩說長寇讐正與去疾莫如盡相反何等儆切

生民聚財富而後教之

兆其謀以收夏衆撫其官職使女艾諜澆諜音楪○女艾少康臣使候其隙使季杼誘豷豷音希○季杼少康子豷澆之弟封于戈遂滅過戈復禹之績祀夏配天不失舊物今吳不如過而越大于少康或將豐之不亦難乎或者欲與越成而豐大之必爲吳之患難勾踐能親而務施施不失人施惠皆得其人親不棄勞愛人不棄小勞與我同壤而世爲仇讐于是乎克而弗取將又存之違天而長寇讐後雖悔之不可食巳消而止其患姬之衰也日可俟也介在蠻夷而長寇讐以是求霸必不行矣弗聽退而告人曰越十年生聚而十年教訓二十年之外吳其爲沼乎

穆文熙曰吳不如過一段利害皎然詞意警切郎金
石可貫而夫差狃于一戰之功愎而不從
豈非天欲以吳授越乎
李東陽曰讀左氏每讀一篇先要看他印證精神處
張以忠曰料吳越利害洞若觀火而卒不見信以迄
于亡可謂後人烱戒

